

## 華裔衆議員：華裔生讀不了名校可讀社區大學

面對 ACA-5 法案，明顯要限制勤奮讀書的華裔(專題)學生進入公立名校的“惡法”，三名華裔衆議員邱信福(David Chiu)、丁右立(Phil Ting)及羅達倫(Evan Low)齊刷刷投出贊成票，堅決不讓自己的同胞上大學。

昨天，羅達倫在加州(專題)衆議院發表演說的視頻在微信群瘋傳，在這篇所謂的“動情”演說中，羅達倫認為這份影響亞裔的法案，發起人跟所有的黨團都打過招呼，然而卻沒有跟亞太裔黨團提過，但即使遭到如此歧視性的“忽視”，他仍然要投贊成票。

羅達倫甚至表示：華裔學生(讀不了名校)可以去讀社區大學，他即使不連任也要贊成這個法案。

維基百科顯示，羅達倫是第五代華裔移民(專題)，出生於 1983 年，2010 年到 2014 年就任加州坎貝爾市(Campbell city)市長，曾經是美國最年輕的華裔市長，目前是加州第 28 選區議員，其範圍包括南灣和硅谷地區，他也是一名公開身份的同性戀者。

### 亞裔議員被完全邊緣化

他在演講中說，懷着一種十分複雜的情感參加投票，交織著悲傷、義憤、沮喪和衝突。這是一場族裔之間困難的對話，他要為所有爭取正義。衆議會的委員們已經從 ACA-5 修憲案的作者那里聽到，她已經跟所有的族裔黨團打過招呼，但是唯獨漏掉了亞太裔黨團。

為什麼不能重啓一場對話，為什麼不給我們(亞裔黨團)應有的尊重，為什麼沒有找我們對話？議會非洲裔黨團主席沒有主動接觸我們，沒有打電話和發電郵？但我們不能被分離，我們必須進行對話，即使這個(華人(專題))社區是反對的。但我們是一個整體，我們之間的溝通是互動的，無條件和雙向的。

選區 99 個贊成 3700 個反對

羅達倫承認，在此之前收到 99 則電郵支持這項提案，但也收到 3700 個電郵和電話反對這個提案，正反雙方是 1 比 37。該怎麼辦？要和反對者們對話很困難，沒有機會同他們對話。這是關於權力、公平、種族的議



題。

亞裔社區特別是華人，擔心他們會失去機會，因為他們相信，只要勤奮工作就會有回報，別人也有同樣的機會。因為這個族裔(華人)非常重視教育，這是他們傳統的文化觀念，所以，衆議院沒有一個亞裔議員成為 ACA-5 的聯署人。

為什麼沒有一個亞裔議員成為 ACA-5 的共同作者？因為他們擔心失去連任機會。他的前任方文忠(Paul Fong)曾經是衆議院亞太裔黨團主席，由於他在一次投票中支持一個類似議案，結果失去了連任機會。

### 華裔學生可以去讀社區大學

然而，這看似對提案發表不滿的演講，羅達倫神奇地扭轉了情緒：雖然他受到了來自華人社區的強大壓力，甚至動搖他的連任基礎，但仍要為所有人“爭取正義”投下一票。

羅達倫還提出建議，“如果想讓你的孩子完成高等教育，可以先讀社區學院(Community College)。我和我的選區，有 79% 社區學院畢業生轉入加州大學(UC)。社區學院轉校生享有優先權，這是最好的方式。

他最後表示，今天在這裡討論這些觀點是必要的，因為很難有“種族中立”政策。他的投票完全基于良知、承諾、責任，讓自由和正義屬於所有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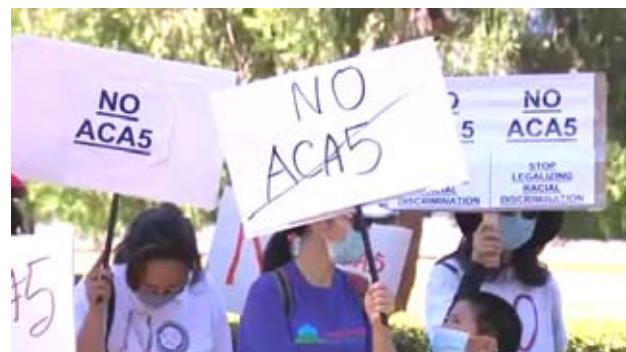
我們來稍微捋一捋這段“掏心窩”的動情演講——

1 法案發起人跟所有黨團都打過招呼，就是忽略亞太裔。(因為發起人很清楚這是冲着亞裔學生來的)

2 你們(發起人)看不起我們(亞裔議員)沒關係，我們要溝通，即使所有華人都反對。

3 選區反對的比例是 37:1，但我仍然會支持，因為與反對者(華人)對話很難。

4 華人學生讀不了名牌大學沒關係，可以讀社區大學(相當於中國的大專)，然後再專升本。



## 加州選民將有機會對 209 號法案和平權法案發聲

成功獲得 30-10 的參議院投票，ACA 5 通過了加州的立法機構，並進入 11 月的大選投票

薩克拉門托，加州 - 今天所有人都能享有機會聯盟 (The Opportunity For All Coalition) 慶祝 ACA 5 歷史性的勝利，通過了加州議會的立法機構 —— 這允許加州選民們有機會恢復平權法案。這對於這一代人而言是第一次，加州人將有機會投票廢除 209 號法案，將平權法案帶回這片土地。

公平正義社會(the Equal Justice Society)主席、所有人都能享有機會聯盟 (The Opportunity For All Coalition) 聯合主席 Eva Paterson 說，“我對這一歷史性的投票感到榮幸和感動。幾十年來，我與無數有遠見的人士和倡導者一起，為恢復加州的平權法案而奮鬥。在這個不确定的時代 —— 我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、全國性的種族正義反思和檢討，並在傷害我們女性和有色人種社區的健康與經濟危機中前行 —— 讓加州選民建立一個更強大、更公平的州絕對是至關重要的。”她繼續補充道，“我很感謝我們的草根聯盟，幾個月來一直在推動這項立法，我已經迫不及待地期待著這場歷史性運動的下一階段。”

華人權益促進會 (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) 行政主任、所有人都能享有機會聯盟聯合主席潘偉旋(Vincent Pan)說，“今天的歷史性投票證明了我們聯盟的力量，以及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所處的時代的力量。立法者和選民都希望重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。那裏黑人的生命也被珍視，那裏沒有任何人在一場健康或者經濟危機中比其他人更受傷，在那裏我們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機會獲得成功，無論我們長相如何，或我們是誰。”他繼續說道，“在這個關鍵時刻，在眾多加州人準備好要求改變的選舉中，我們不僅能夠扭轉 1996 年犯下的錯誤，而且能夠再次把加州樹立為全國正義領導者的旗幟。”

The Education Trust - Wes 的行政主任

Elisha Smith Arrillaga 說，“我們無法解決我們拒絕關注的問題，現在是時候承認種族和性別對加州學生的重要性了。從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，我們給有色人種學生和與他們長相相似的教師，提供的是不平等的通往優質教育的機會；到進階課程和大學，然後我們又假裝震驚於教育程度和經濟機會的差距。我們引導年輕女性遠離科學、技術、數學和工程，然後我們又譴責性別薪酬的差距。廢除 209 號法案是對抗歧視和結構性不平等的關鍵性第一步，這樣我們就能建立一個真正為所有人提供機會的加州。”

目前，ACA 5 已經獲得了超過 500 個組織和領導人們的支持，包括美國國會參議員 Kamala Harris 和 Dianne Feinstein，加州州長加文·紐森(Gavin Newsom)，副州長 Eleni Kounalakis，美國國會眾議員 Karen Bass (CA-37)，洛杉磯市長 Eric Garcetti，舊金山市長倫敦·布裏德(London Breed)，聖何塞市長 Sam Liccardo，奧克蘭市長薛麗比(Libby Schaaf)，長灘市長 Robert Garcia，舊金山參事會主席余鼎昂(Norman Yee)，加州平稅局主席郭嫻(Malia Cohen)，加州務卿 Alex Padilla，加州審計長余淑婷(Betty Yee)，前加州參議院主席 Tempore Kevin de Leon，加州保險局長理查德·勞拉(Ricardo Lara)以及斯托克頓市市長邁克爾·塔布斯(Michael Tubbs)。

另外，還有以下社團組織也對 ACA-5 表示全力支持，他們是 SEIU California，加州美國公民自由聯盟，農業工人聯盟(UFW)，AFSCME Local 3299，聖地亞哥建築與施工行業委員會，Cesar Chavez 基金會，Dolores Huerta 基金會，加州黑人商會，加州氣候變化與農業網絡，加州教師聯邦，加州勞工聯邦，加州教師聯合會，加州全國女性組織，加州及夏威夷有色人種協進會，華人權益促進會，平等正義社會，The Education Trust - West 以及加州大學學生會。

ACA 5 由加州眾議員 Weber, Gipson 和 Santiago 共同起草，並由以下議員共同署名：Burke, Cooper, Gonzalez, Holden, Jones-Sawyer, Kamlager, Kalra, McCarty, Stone 和 Wicks；以及參議員 Bradford, Mitchell, Hueso 和 Skinner。ACA 5 還得到了全加州主要的民權組織、勞工團體和商業領袖的支持，其中包括平等正義社會、加州黑人商會、華人權益促進會、加州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和其他許多社區的倡導者。BY RICHARD REN

## 華裔大學生不能超過 5% 新排華法案竟獲華人議員支持

想不到 1848 年震驚世界的“排華法案”，在本世紀又捲土重來 —— 換了一個名字 ACA5，其惡劣程度不減當年。

支持“新排華法案”的還有許多亞裔議員，靠着黃種人的皮膚贏得亞裔選民的選票。

但在最關鍵時刻，爲了自己的政治前途，卻背叛亞裔群體。

根據“新排華法案”(ACA5 法案) —— 按照族裔比例入學，分配名額。那麼意味着絕大多數華裔學生都無法申請到加州的大學，這對於勤奮讀書的華裔學生來說，將是一個滅頂之災。

加州的華裔比例僅不到 5%。按照這個比例的話，現在加州大學中超過一半的華裔學生得被踢出校園，把學習機會讓給其他學習更差的學生。在加州衆多高校中，100 名學生最多只能有 5 名華裔。

說到排華這件事兒，還要從 19 世紀說起。

第一個故事發生在 1848 年的加州。

時任美國總統詹姆斯·麥迪遜向世界宣告：加州發現了大量黃金。由於勞動力有限，大量的金礦出現了無人開採的現象，於是加州涌現了很多來自中國的廉價勞工。這些中國人大多是來自受太平天國運動影響的華南貧困地區。

爲了能夠多賺一些錢，遠渡重洋只身來到美國。修鐵路、建大橋、挖黃金... 但很快問題出現了 —— 中國人吃苦耐勞的品格被美國人認爲是一種“缺陷”。

美國人一天最多 10 個小時，中國人可以不眠不休工作 16 個小時。爲了能夠賺錢寄回家中，中國人以一種“不死”的精神熬在了美國。不僅如此，中國人積累的資本並沒有推動美國當地的消費。

美國人打的算盤是“加州賺錢加州花，一分也別想帶回家”。但當時中國勞工賺到的錢基本上都帶回了中國。拼命幹活和低廉的報

## 美國華裔孩子贏了，賠償 66 萬美元，但這不是錢的問題

Rome wasn't built in a day，這句西方人常常說起的話，其實解釋今天美國愈演愈烈的 BLM 運動非常合適。

就在今年 4 月，疫情肆虐的時候，加州聖拉蒙谷聯合學區 (San Ramon Valle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) 與一名學區內的高中生達成了庭外和解。

作爲協議的一部分，學區將支付 66.5 萬美元，並爲這名華裔同學 Nathaniel Yu 及其家人遭受的“負面影響、干擾和情感困擾”道歉。

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？

2017 年，當時還在高中上學的 Nate 成績優異，作爲本年級的學生會主席，打算競選校學生會主席。

於是他與兩名好友拍攝了一個競選小視頻，視頻中他扮演了詹姆斯·邦德式英雄，而被他打敗的“恐怖分子”則是他的兩名穆斯林同學。

Nate 和同學把視頻傳到網上不久，就有向他們反映，說視頻含有讓人不舒服的內容，因爲 —— 在視頻中扮演恐怖分子的，是兩個穆斯林同學，這會讓人們產生“穆斯林就是恐怖分子”的刻板印象；與此同時，也會讓其他穆斯林感覺受到了冒犯。

聽了別人的建議，Nate 當晚就刪了視頻，而這個視頻當時只有 30 多個點擊率。

但是這件事卻沒完。

學區一位老師發現了這個視頻，表示很生氣，就把這個視頻給別的老師看了。最後，還把視頻交給了學校。

而學校立刻判定 Nate 的視頻屬於“種族歧視”，先是撤銷了他的新職務，又把他從一門“領導才能”的課上除名。

在學校的要求下，Nate Yu 還爲拍攝視頻道了歉。

酬又帶來兩個後果：一個是白人勞工認爲他們的就業崗位被華工侵佔，一個是薪酬被華工拉低。1882 年 5 月 6 日，美國國會通過了《關於執行有關華人條約諸規定的法律》，即《排華法案》。

時任總統切斯特·艾倫·阿瑟選擇不行使總統否決權，僅將法案中的“20 年”改爲“10 年”，該法案得以通過：10 年之內，華工不能來美國，已經在美國的不能獲得公民身份，不能結婚和擁有家庭。

這是這個標榜自由、民主、平等的國家，在其兩百多年的歷史，通過的唯一單獨針對某個種族的歧視性法案。要知道，美國對黑人都從未出台過全國性的歧視法案。

二戰時期美國對日裔移民及其後代也有歧視，還有日裔被關進了集中營。但戰爭結束之後，美國不僅向這些日裔多次道歉，而且進行了每個家庭兩萬 5 千美金的賠償。

對中國人呢？美國到 2011 年才通過衆議院進行道歉，也僅僅是道歉。沒有一分錢的賠償。

第二個故事，發生在 2020 年的加州。

加州衆議院和參議院分別通過 ACA5 法案 —— 該法案明確表示：“加州未來在政府工作、大學入學、政府合約等方面按照種族、膚色、性別等因素區別對待。”

ACA 5 法案還給亞裔入學配比 12% (此前加州幾所公校亞裔比例一直在 30% 左右)。出台這個法案的目的是爲了給黑人更多的機會。問題是，爲什麼給黑人機會就要犧牲亞裔的入學機會？爲什麼不是犧牲白人的入學機會？

《加州憲法》中明確表示：“在公共就業、公共教育或公共承包經營中，國家不得基于種族、性別、膚色、種族或民族出身來歧視或給予任何個人或群體以優惠待遇。”

顯然，ACA5 法案廢掉了憲法。

更令人無語的是，亞裔這個群體說大不大說小不小，如果細分還可以分成不同的類別。

華裔、日裔、韓裔、馬來裔... 2017 年馬薩諸塞州將美國亞裔分出了 21 類 ——

100 個亞裔中，50 個是華裔，10 個是印度裔，10 個馬來裔，10 個菲律賓裔，10 個文萊裔，10 個緬甸裔...

同樣是申請大學，如果按照亞裔不同種族劃

當然不久，這所高中決定不再追究了。

但是這事卻被一些人捕了社交媒體，並且配上了極其夸張的說辭。

一夜之間，這個十幾歲的孩子以及弟弟妹妹都成爲了他人攻擊的對象，而且不止網絡上，甚至在學校，孩子們已經不敢上課。Nate 的汽車在停車場被人破壞，還在上面寫上了侮辱性的語言。

然後，還引發了學生罷課：學區沒有制止這種完全無理的抗議，甚至任憑失控的人群將 Nate 推到了風口浪尖。

幸運的是，Nate 的父母此時站出來，他們傾盡所有爲孩子請律師，將學區告上了法庭。

我們都知道美國學區背後都有強大的律師團隊，但是 Nate 一家認爲，這種“利用政治正確做幌子，對當事人無限上綱”的惡劣行徑，已經到了夸張的地步，再這樣下去，這個社會將變得畸形。

Nate 的父母說的沒有錯，時至今日，我們確實看到了一個畸形的社會。

2019 年 11 月，美國地方法院法官馬克辛·切斯尼 (Maxine Chesney) 裁定駁回了學區的撤訴動議，認爲學區有可能違反了一條，而且涉及歧視，所以這個案子應該進入庭審。

一個月後，學區及其法律團隊被法院命令公佈他們之前扣留的 12000 多份文件。

此後不久，學區提出和解。

3 年的時間，Nate 已經是一名大學生。他表示“沒有人應該遭受我和我的家人被迫忍受的事情。作爲一個移民的孩子，我不斷被提醒，我們不能把我們的公民權利視爲理所當然。我們必須繼續努力，不惜一切代價維護這些權利”。

律師 Frank LoMonte 在聲明中說，“這項里程碑式的和解協議，向全國的公立學校傳達了一個強有力的信號：第一修正案禁止他們審查學生的校外言論，只要沒有明顯擾亂校方的活動。”

在這裡，爲這個勇敢的孩子，和背後的家庭點贊，但是我們從中也深知，我們周圍的社會已經變深深地中毒，要想拔掉毒刺，每一個華人家庭面對不公時必須敢於反抗。